

偏方方 著

我是傻，傻到喜欢上敌人的女儿，傻到为了她连命也不要，傻到明知不可能却非要逆天而行。
可，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这样爱她啊！

天

TIANXIA ZHI
JIANGMEN SHUNU

之将门庶女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之将门庶女 下

偏方方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之将门庶女 / 偏方方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52-4003-7

I. ①天… II. ①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3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6223号

书 名 天下之将门庶女

著 者 偏方方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孙红彦

封面设计 小 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8

字 数 595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003-7

定 价 79.80元(全三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之将门庶女

天

目录「上」

- | | |
|-----|-----------|
| 第一章 | 初遇美男 11 |
| 第二章 | 谋杀清白 125 |
| 第三章 | 神的诅咒 147 |
| 第四章 | 情敌出现 172 |
| 第五章 | 靖王纠缠 197 |
| 第六章 | 庄园谋杀 1123 |
| 第七章 | 蛇打七寸 1148 |
| 第八章 | 神秘来人 1173 |
| 第九章 | 惊人身世 1195 |
| 第十章 | 夜半惊魂 1222 |



之将门庶女

天

目录
〔中〕

- | | | |
|------|------|------|
| 第十一章 | 寺庙遇险 | 1251 |
| 第十二章 | 春宫妙计 | 1277 |
| 第十三章 | 鸿门宴会 | 1302 |
| 第十四章 | 将计就计 | 1328 |
| 第十五章 | 一箭双雕 | 1354 |
| 第十六章 | 龙凤双胎 | 1380 |
| 第十七章 | 食日之祸 | 1405 |
| 第十八章 | 祭司碧洛 | 1431 |
| 第十九章 | 母女相见 | 1456 |
| 第二十章 | 北上洛邑 | 147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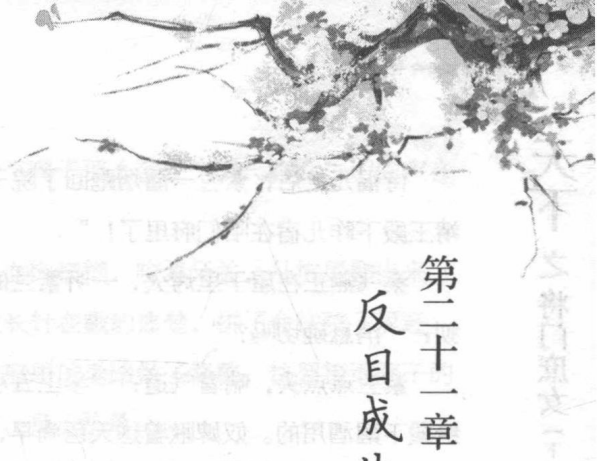
之
将门庶女

天

目录
〔下〕

- | | |
|-------|-----------|
| 第二十一章 | 反目成仇 1505 |
| 第二十二章 | 收服北齐 1532 |
| 第二十三章 | 算计太后 1559 |
| 第二十四章 | 兵符之祸 1586 |
| 第二十五章 | 拜堂成亲 1614 |
| 第二十六章 | 初到大周 1643 |
| 第二十七章 | 前世今生 1666 |
| 第二十八章 | 德妃之计 1695 |
| 第二十九章 | 梳洗之刑 1715 |
| 第三十章 | 又见故人 1742 |





第二十一章 反目成仇

赵娘子诧异地在她脸上和发髻上左找右找：“呀！脏东西！这儿还有！”

啪！又是一耳光。

“你们快来看看，是不是有脏东西？紫兰的身上是不是有脏东西？是不是又有了跳蚤？”

赵娘子此话一出，那些做事的人一窝蜂拥了过来，将紫兰围在中间，又是掐又是拧又是揪头发，直到将紫兰折磨得只剩半条命，赵娘子才拍了拍手，一副累极的样子道：“累死我了，总算找干净了！大家洗洗手，收拾收拾，继续干活儿。”

紫兰的泪水像决了堤的洪水，但她敢怒不敢言，生怕一句话说不好又惹来一顿折磨。

赵娘子将装好饭菜的食盒递到紫兰的手上，冷哼道：“再不走，菜该凉了。”

紫兰接过食盒，忍住浑身的疼痛，颤巍巍地直起身，恰好此时，桑丽的贴身丫鬟福儿来了。她身穿绿色比甲短袄，气色红润，头上戴了支翡翠珠钗，对一个丫鬟来说，这已是十分奢侈了。

赵娘子一见福儿，赶紧将紫兰随手朝后一推，笑着将那盅香得令人垂涎欲滴的汤放入食盒中，盖好了递给福儿：“福儿，五小姐要的汤好了。”

紫兰的心咯噔一下，不是说给靖王殿下下的吗？怎么又变成五小姐要的了？

福儿拎起食盒，用帕子在鼻尖扇了扇，笑容里夹杂了一丝傲慢：“殿下醉得不省人事，这汤也不知管不管用。”

待福儿走后，紫兰一溜烟跑回了院子，人未到声先至：“四小姐！四小姐！靖王殿下昨儿宿在咱们府里了！”

桑飞燕正在屋子里烤火，一听紫兰的话，腾地直起身，并未注意到紫兰的狼狽：“消息确切吗？”

紫兰点点头，喘着气道：“早上五小姐让膳房的人准备了上好的汤，大概是给殿下醒酒用的。奴婢瞅着这天色尚早，那汤怎么就炖上了？莫不是五小姐一整晚都在照顾靖王殿下？”

桑飞燕的一颗心像只不安分的鸟儿在屋内盘旋，人在屋子里踱步。桑丽照顾慕容耀令她醋意大发，但她想到的更深一层是，要亲自见到靖王殿下，求他开个金口，这样祖母的禁足令就不攻自破了。

一道金色晨曦打在她楚楚动人的面容上，她眯了眯眼，用手挡住。这个时辰，滕氏还未起床，只要赶在请安前办妥，就不会被人发现。

一念至此，她快速描了个精致的妆容，又换上一件粉红色绣梨花束身长袄，腰间用鎏金玉带打了个结，还一反往日的朴素，接连簪了好几支镶珍珠金钗和白玉花钿，确定能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后，才让紫兰将守门的婆子引开，自己则快步朝迎宾阁的方向走了过去。

迎宾阁内，她开始一间一间地搜索，终于在东厢房发现了桑丽的身影。桑丽打扮得很靓丽，翠绿色花格子短袄，素白罗裙，皓腕上戴了两个质地通透的镶金玉镯，比平时不知美了多少倍。

桑飞燕的指甲几乎要戳进肉里，等了大约一刻钟，桑丽拎着食盒出来，双颊还挂着朝霞般绚烂的酡红。

桑飞燕确定桑丽已走远，脚底生风，溜进了厢房。

屏风后，慕容耀睡得正香。睡梦中的他不妖娆不风流，却浓眉长睫、高鼻红唇，每一处都完美得令人无法错开视线。

桑飞燕只失神了片刻，便听到屋外传来窸窣窸窣的脚步声和熟悉的谈话声，里面赫然包括父亲和祖母！

若被长辈们发现她不好好待在院子里闭门思过，却跑来探望靖王殿下，会大发雷霆吧。来不及多想，她搬来凳子，翻过窗子跳了下去。

“唔——”她用双手捂住唇，将痛得差点破唇而出的呼声按进了肚子。谁能告诉她，明明看着是平坦的白雪，下边为何藏了个深坑？更要命的是，坑里还铺满荆棘和碎瓦！

“殿下还没醒吗？玄夜，你咋儿陪殿下喝了那么多？”滕氏略含关切的声音飘然入耳。

桑飞燕顾不得一双玉足和纤手被刺得血肉模糊，咬紧牙关，从坑里爬出来，逃离了迎宾阁。她忍住每走一步都像无数长针在戳的痛楚，拼了命往院子里赶。也不知是过于紧张没看清路的缘故，还是府里的道路做了修整，快要接近院子的她在走了无数遍的羊肠小道上，一脚踏空，身子坠落。

“啊——”一声尖叫，秽物入口，她恶心得头脑一涨，晕了过去。

臭气熏天，尖叫雷人，惊动了院子里洒扫的婆子。她们本着看热闹的心态循声而来，却发现素来爱整洁的四小姐竟然掉进了粪坑！

当婆子们忍住狂吐的恶心感将桑飞燕捞上来时，前来打探情况的刘妈妈刚好也到了门口。刘妈妈看了眼被屎粪污得瞧不出模样的桑飞燕，再想想落在迎宾阁的紫兰的帕子和桑飞燕的珠钗，叹了口气，证据确凿，四小姐违背了禁足令，偷跑去探望靖王殿下了。

刘妈妈将消息带给滕氏时，桑玥正抱着桑玄安给她请安。

滕氏气得面色铁青：“玥儿，亏得你不计前嫌替她求情，说什么让她一同前去赴宴，我看她不仅半分不思悔改，而且不知廉耻！趁着靖王殿下睡觉跑去看他，幸好靖王殿下没醒，否则让他知道我们桑家出了这么个伤风败俗的女儿，不知该怎么笑话我们了！”

桑玥将桑玄安递到滕氏的怀中，轻轻一叹：“在祖母跟前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不是个特别大度的人，之所以为四妹求情，是怕叔父心里难受，毕竟四妹是叔父的独苗。”

滕氏逗弄着桑玄安，心情好了几分：“你姑娘肚子里不怀着了吗？待到一举得男，你叔父还心疼她个什么？没见你叔父整日都守着你姑娘，寸步不离？毕竟是嫡子。”

桑玥瞪大了亮晶晶的眸子：“嫡子？大夫确诊了？”

滕氏露出几许得意之色：“灵慧大师说的还能有假？当初，五姨娘怀身子时，他说是龙凤胎，五姨娘还真给我添了宝贝孙子、孙女。”

阿嚏！桑玄安打了个喷嚏，精致小巧的五官紧紧拧成团，又陡然松开，那俏皮可爱的模样逗得滕氏开怀大笑，等亲够了，才语重心长道：“年关将至，府里的事儿多得忙不完，偏灵慧大师前些日子给我复诊时又说，咱府里的风水要改，务必在除夕之前按照他指定的图纸建成，多一分、少一毫都影响府里的传

承，我当真是无暇顾及玄安了，你让五姨娘好生带着，需要什么不必禀报我，直接去找各房各部取就是了。”

桑玥恭顺地行了个礼：“是，祖母。”

跳蚤的笑话尚未归于平静，为一睹靖王殿下下的尊容而掉进粪坑的丑闻又像漫天雪花般传遍了整个定国公府。这还不是最令人难受的。桑飞燕掉进粪坑感染了风寒，桑楚青却连看都没来看一眼，只嘱咐人加强院子的防守，再莫让桑飞燕跑出去丢人现眼。

桑飞燕终于崩溃了！将近十四年被捧在掌心的日子，在回府短短半年的岁月里被毁得干干净净！她不甘心！

失去理智的人是很可怕的。桑玥一向这么认为，所以她心情大好，犹如这碧蓝的天，敞亮得没有一丝杂质。

这一日清早，楚姬直接来了一道王妃懿旨，宣桑玥觐见。

当桑玥不急不缓地出现在昭纯殿时，楚姬已在主位上坐好，瞧着没有热气的半杯茶水，应是等候多时。

桑玥给楚姬行了一礼：“臣女参见王妃，王妃万福金安。让王妃久等，臣女万分抱歉。”

楚姬穿着淡紫色对襟长袄，纯金打造的蝴蝶扣新颖别致，镂空的图案令蝶翼活灵活现，仿佛随时都要振翅而飞，倒是为她刻意修饰的姿容添了一分洒脱的灵气。只是这位王府主母的日子如今过得着实不怎么好。慕容宸瑞过于迷恋容青瑶，已许久不踏足她的昭纯殿。其实不止她，就连怀着身子的年侧妃一个月也见不着慕容宸瑞几回。好在容青瑶虽恩宠正浓，却迟迟未传来喜讯，这或许是唯一令楚姬释然的事了。

“谁等你了？本王妃很闲吗？会等你？不过是比你早到一步而已。杵在那儿碍眼，还不快坐？”

“是。”桑玥依言在旁侧的宾位上坐好。这是一张用檀香木打造的座椅，全身无一处缝隙，可见是将百年老檀木的桩挖空了雕刻而成。为了随随便便一把宾位椅，就浪费一根百年檀木，当真是奢侈到了极点。

樱桃奉上一杯上好的花茶和一碟芳香四溢的糖枣糕，桑玥眉梢微挑，眼底有愕然掠过，但她看破不说破，捏起一块糕点细细吃了起来。

楚姬唇角勾起一个难以压制的弧度，待到桑玥将碟子里的糕点一扫而空，又

喝完手里的茶，她才美眸轻转，给樱桃打了个手势。樱桃领了十名侍女出来，每个人的手里捧着一套裙衫，赤橙黄绿青蓝紫，各式各样，应有尽有。

“月底去靖王府赴宴，我可不想别人说我儿子没眼光，看上个样貌平平的……女人。”楚嫔原本想说“庶女”，但那两个字在喉头滑动一圈后就变了。

桑玥眸中闪动着恰到好处的惊艳，楚嫔对她的表情还算满意，继续道：“人是三分姿色七分打扮，穿戴合体，便是艳压群芳也是有可能的。”

说是这么说，可当楚嫔悄悄打量桑玥时，诧异地发现桑玥又长漂亮了几分，眼眸更深邃了，鼻梁更高了，原先有些婴儿肥的小脸逐渐变得下颌尖尖，双颊线条优美。身上没有少女的青涩，却有少女的纯净。那眉梢偶尔流露的风情，令得楚嫔忽然有了一个十分大胆的猜测：儿子没少占她的便宜吧！

占到便宜就好！楚嫔用帕子掩住唇角的弧度，眼底的笑意却泄露了她的心思。

桑玥扶额，这对母子真是活宝！

“多谢王妃！”她起身行礼相谢。

“你的面子倒是大，本王妃下的帖子，你竟然熟视无睹！”

一句在旁人耳中类似发火刁难的话，落进桑玥的心底却捎了一抹萧瑟的孤寂。两个儿子相继北上，丈夫独宠新欢，难怪楚嫔寂寞了。

就在桑玥做好了心理准备，要“洗耳恭听”楚嫔关于男人三妻四妾、开枝散叶的谆谆教导时，殿外传来了通报声：“王妃，容侧妃来请安了。”

这是桑玥第一次见到传说中宠冠摄政王府的年轻侧妃，她身穿靓丽别致的鹅黄色绣茉莉短袄、素色百褶裙，裙摆用金线镶了豆大的蓝宝石，随着她步步生莲，裙裾时而散开、时而收拢，那蓝色的辉光竟如夜空的星子般闪耀了起来。

桑玥视线缓缓上移，只见她淡扫蛾眉，薄敷凝脂，一张脸白皙莹润得几乎要滴出水来，偏那秋波潋潋的丹凤眼像安了两粒极品琥珀，璀璨得让人心动。

单论容貌，容青瑶不及楚嫔，但当容青瑶友好的目光像一道春阳照进桑玥清冷的眼眸时，桑玥突生一种厚重的存在感。仿佛自己于她而言，十分重要。这样的感觉有点熟悉，桑玥曾经从别人的眼中读到过，是谁呢？

“嫔妾给王妃姐姐请安。”

容青瑶一开口，桑玥恍然大悟，那声音太像一个人，冷香凝！

当冷香凝默默地看着你时，她的眼里除了你，再无其他，仿佛你就是她的整个世界，一旦失去你，她将崩溃得一塌糊涂。这种纯粹、这种信任、这种依赖，

再配上一副娇柔容颜、天籁嗓音，简直令所有人无法抗拒。

楚嫔纤手轻抬，薄唇微启：“平身。”

“谢王妃姐姐。”容青瑶给楚嫔行礼完毕后，桑玥起身给她见了礼：“臣女桑玥见过容侧妃。”

容青瑶微微一笑：“桑小姐不必多礼。”

天真而不轻浮，优雅而不老成，真是活脱脱第二个冷香凝啊！

怎么会这样？巧合吗？慕容宸瑞也喜欢这一类的女子，还是……慕容宸瑞也看上了冷香凝？桑玥的心里没有答案。

楚嫔淡淡说道：“容侧妃没什么事，就请回吧，本王妃正在待客。”

逐客令下得十分明显，容青瑶却并无离去之意：“其实，嫔妾有事向桑小姐和王妃请教。”

桑玥双手交叉一握，抬眸看向容青瑶，正好触碰到了她再次投来的目光，她从中读到了毫不遮掩的友好，奇怪了，容青瑶对她的好感究竟从何而来？还是说，容青瑶真如传闻中那般天真善良？

容青瑶站在冰上，不停地旋转起舞。她跳的正是楚嫔和冷香凝的成名之作——《凤舞九天》。一舞作罢，容青瑶香汗淋漓。她来到楚嫔的身前，清纯可人地笑道：“我听父亲说过，王妃姐姐当年跳这支舞时，就像那九宫仙女一般美呢！我班门弄斧了。”

楚嫔淡淡地勾了勾唇角：“舞步没错，姿势也优雅，只是你过于注重形，而忽略了神，《凤舞九天》与别的舞蹈不同，它不需要多么柔美，够大气就好。”

“那要怎么跳呢？王妃姐姐，我到底哪个动作跳得不过关？你教教我好不好？”容青瑶眨巴着璀璨动人的明眸，充满了求知问解的意味。

楚嫔勉为其难地抬起容青瑶的双臂，将霓裳绕至肘窝上三寸处，道：“你挥袖的时候过于注重手腕的力度，其实那个动作应从这儿使力，如此，霓裳便不会往下飘，而是能维持一个与肩平齐的轮廓。”

“是这样吗？”容青瑶后退几步，站在青石板的空地上，依楚嫔所言转了一圈。

桑玥突然问：“王妃，你能在冰上跳舞吗？这个……好像挺难的样子。”

“这有什么难的？看着！”楚嫔褪去紫袄，在冰上舞了起来。她的身姿比少女还轻盈柔美。

容侧妃当场就怔住了。

楚嫔跳完，走下冰池，偶不经意地抬眸，身子倏然一僵：“王爷？”

慕容宸瑞复杂的目光落在楚嫔绝美的容颜上，解下身上的氅衣给她披上：“天寒地冻的，王妃要当心身子。”

一股久违的温暖和男子气息笼罩了她，随之而生的是浓稠的思念。她想哭，但忍住了。正是这份隐忍，令人心疼。

慕容宸瑞的目光自桑玥和容青瑶的身上流转过：“桑小姐没事就多来陪陪王妃，本王瞧着王妃与你倒也投缘。”

桑玥恭敬地说了声是，余光扫过慕容宸瑞平静无波的脸，思忖着慕容耀一事，究竟是不是他暗中捣的鬼？但她探寻的目光刚要触碰到慕容宸瑞的眼眸，一道犀利的冷芒射出，将她的注视飞快地弹开。桑玥藏于宽袖中的素手一紧，不让任何人窥探他的内心，这个人当真是高深莫测。

慕容宸瑞收回目光，转而对容青瑶说道：“容侧妃早些回清荷斋，本王瞧你穿得甚是单薄。”

容青瑶微微一福：“是，妾身告退。”

慕容宸瑞陪着楚嫔一同回了昭纯殿，小别胜新婚，貌似接下来没有桑玥什么事了。

桑玥向楚嫔辞行，楚嫔眸中难掩小女人的娇羞，吩咐樱桃将所有的衣衫都送到定国公府的马车上，又故作清冷地对桑玥说道：“大人之间的事，你一个小孩子最好别插手。”

楚嫔是怕桑玥遭了其他侧妃的嫉恨，桑玥心下了然，道了声谢，与樱桃一同朝王府的大门走去，心里却思量着慕容宸瑞为何突然出现，应该是被人叫过来的吧。出现在花园的，只有两位主子，不会是楚嫔，那么只有容青瑶。

“樱桃，容侧妃是个什么样的人？”

樱桃瘪了瘪嘴：“怎么说呢？为人是挑不出错的，待王妃和府里其他的侧妃都很恭敬，就连不受宠的侍妾姨娘，她偶尔也去探望一番。唯一的一点，就是她总霸着王爷，所以奴婢对她实在喜欢不起来。”

这么说，容青瑶是在向楚嫔示好了。楚嫔毕竟是正妃，又是宁国公的女儿，纵然没了夫君的恩宠，她的地位依旧不可撼动。容青瑶不同，威武侯府早不复当年的风光，容梟不过是凭着三朝元老的身份死撑着，等他两腿一蹬，长子容付丙根本扭转不了侯府衰败的局面。届时，容青瑶若再失宠，便万劫不复了。

容青瑶有先见之明，提前傍上府里的常青树，倒也无可厚非。况且，连她这个对过于美好的事物本能排斥的人，竟然也不排斥容青瑶，这是否说明，容青瑶真的只是个单纯善良的侧妃呢？

桑玥不能太早下定论，又问起了年侧妃和齐侧妃的状况。从樱桃口中得知，年侧妃已有将近五个月的身孕，慕容宸瑞不常去看她，丰厚的赏赐却从未断过。至于齐侧妃，入冬以来，病得几乎下不了床，慕容宸瑞探望过两回，也留宿了。

朝堂之争与后宫的关系素来盘根错节、相互影响，摄政王府俨然就是南越真正的后宫。表面上无风无浪，暗地里只怕汹涌澎湃。尤其，慕容宸瑞夺位的决心越来越明显，皇后那个位子，哪个后妃不想要呢？

出了大门，桑玥忍不住回头相望。她不打算嫁人，可如果真要嫁，这里会是她今后生活的地方吗？貌似……比定国公府复杂许多啊。

“樱桃，你多劝王妃给楚纤纤下帖子。”

出阁之人，总往娘家跑不是个事儿，但也不能任由慕容耀亲近宁国公府，那么只能通过楚纤纤维系两头的关系了。楚嬅，一定不能失去宁国公府这座靠山。

桑玥转身，被樱桃叫住：“桑小姐！”

“嗯？”桑玥回头，微微一笑，“有事吗？”

樱桃眼眶一红，道：“王妃其实是个很单纯的人，除了给妾室灌过避子汤，再没做过其他，就这招还是宁国公夫人教的。从前世子在的时候，明里暗里帮着王妃惩处了不少么蛾子，如今世子不在，公子也不在，王爷又待王妃冷淡了，还请……桑小姐看在公子的面子上，多来陪陪王妃。”

桑玥狐疑地看了樱桃一眼：“我有空就会过来的，若有什么不对劲的事，你信得过我，就着人给我报个信。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王妃不在风口浪尖，未必是件坏事，你也别忧思过重。”

樱桃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公子常夸桑小姐聪颖，日后但凡有拿不定主意的，奴婢就给桑小姐通个气……只要能除去王妃身边的隐患，奴婢就是下十八层地狱也在所不惜！”

桑玥凑近她的耳边道：“我警告你，赶紧把宽袖里的毒药毁了，若非念在你对王妃绝无二心，我现在就能要了你的命！”

樱桃大惊失色，桑小姐怎么会洞悉了她的计策？

身旁偶尔有巡逻的侍卫和买胭脂水粉的丫鬟走过。桑玥一瞧樱桃那花容失色的样子就知道自己猜对了，淡雅地笑着，语气与眸光却凉薄得像一片淬过毒的刀

刃，每飘出一个字都能割破人的皮肤。

“连真正的敌人是谁都不知道就乱打一通，幕后主使只怕连肠子都要笑断了。”

樱桃脸色惨白。

“想将王妃推下万丈深渊，你就给容青瑶和年侧妃下药吧！我明确地告诉你，死了一个容青瑶，还会有第二个，打掉一个胎儿，还会有别人怀孕，你看不懂殿下的帝王心术，就别在那儿瞎添乱！你尽管推到我身上，我可不怕背黑锅。只是，这张黑锅太大，罩进去的恐怕不止我一人！”樱桃一反常态地待她如此亲近，又被那么多下人瞧见，不就是想万一她毒害侧妃东窗事发后可以嫁祸给她吗？理由是她这个准儿媳想讨好未来婆婆呗！

桑玥给隐藏在暗处的子归打了个手势，子归自掌心打出一道劲风，藏在门后的一名侍女身子一弹，七窍流血而亡。

门后的侍卫大骇，纷纷拔剑将王府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

桑玥拉过樱桃后退两步，低声喝道：“被人跟踪了都不知道，还想去害人？”

樱桃愧疚得恨不得将头扎进裤裆里。

“不做就不会犯错，在慕容拓回府之前，不要轻举妄动！”桑玥知道自己的话对她有了效果，接着道，“光有忠心是不够的，一旦被我发现你的有勇无谋会危及王妃的安危，我会立即铲除你这个最大的隐患！”

回到棠梨院时，已是日暮时分。

桑玥去滕氏的院子蹭了顿饱饭，又带着莲珠去“探望”了桑飞燕。与其说是探望，不如说是幸灾乐祸。桑飞燕的手脚均受了不同程度的刖伤，肺部吸入少量粪便导致肺炎，一边咳嗽一边忍受皮肤的溃烂。

桑飞燕一点都不想见到桑玥，从桑玥进门就一直板着脸。

桑玥是来欣赏她的落魄样子的，不是来与她说话的。她越生气，桑玥越高兴，高兴够了，桑玥将手中的金疮药放在桌上，并留下一句话：“等两个婢娘害喜不那么严重了，我想叔父应该就有空过来照顾你了。”

当晚，桑飞燕在佛堂晕倒了。原本桑楚青在韩玉的屋里歇下了，一听桑飞燕跪着抄佛经抄到昏迷，急得外袍都没穿，就让人推着轮椅过去了。桑楚青一直对桑飞燕避而不见，并非真的厌恶她，而是希望她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有多么严

重。原本桑飞燕掉进粪坑之后，桑楚青就忍不住要见她了，但愣是忍住没见。这回不是因为闯祸，而是罚跪抄写佛经，桑楚青逮住了台阶，不下来才怪！

桑玥失笑：“二夫人今晚要独守空房了。”

莲珠疑惑道：“不至于会昏迷一夜吧？四小姐身子骨弱是弱了些，可就吹点冷风，还就能昏迷一宿了？”

“等着瞧吧，某个人要翻身了。”

不过于桑飞燕而言，翻得越快，死得也越快。

一只鸟儿飞上窗台，桑玥幽静深邃的眼眸一亮，探出手解下它脚上绑着的丝带，缓缓放平：臭丫头！一切安好，勿念！

勿念吗？桑玥垂眸一笑，烛火映红了双颊。

翌日，桑飞燕半梦半醒地问：“我在哪儿？”

桑楚青心头一喜：“飞燕，你醒了？这是你的房间。”

桑飞燕两眼一红，扑进桑楚青的怀里：“父亲，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不要不喜欢我。我不怕罚跪和禁足，就是好怕失去父亲……”

紫兰听到动静，端了温水过来，声泪俱下道：“二老爷，您就原谅四小姐吧，四小姐真是太可怜了，您都不知道，那些下人私底下怎么议论四小姐，又是怎么克扣四小姐的伙食的。四小姐原本身子骨就弱，竟还给些素菜素汤，这些天别说山珍海味，连肉末都见不着一粒。”

她的话有些夸张了，却又八九不离十，肉是有的，都是肥肉，还真的每盘两三片。

桑楚青抓着轮椅的手青筋暴起：“你怎么不告诉我？”

紫兰哭道：“奴婢去二夫人的院子禀报过好几回了。”

桑楚青俊逸的眉宇间闪过一丝戾气：“紫兰，你几时去找过我？”

紫兰掰着指头道：“初一、初二和初三都找过，因那几天是四小姐的小日子，四小姐腹痛难忍，奴婢原先打算求您免了四小姐罚跪的，可是……”

可是韩玉拦截了消息，没有告诉他！紫兰未说完的话，桑楚青已猜了个七七八八：“现在你知道错了？”

桑飞燕乖巧地在他怀里蹭了蹭：“嗯，女儿知道错了。”

桑楚青叹了口气：“早点把伤养好，月底随你祖母一同去见靖王殿下吧。”

桑飞燕忍住激动的情绪，薄嗔道：“不要，我要陪着父亲，他们都去赴宴，

父亲一个人留在府里多孤单。”

桑楚青露出久违的笑：“傻孩子，陪父亲的机会多的是，见靖王殿下可弥足珍贵啊。”

天啊！父亲竟然不反对！她原以为父亲知道后会勃然大怒，怪罪她不知廉耻，这么小就芳心暗许，还好还好，父亲支持她。

哼！韩玉，桑玥，你们两个就等着见鬼去吧！

桑楚青面容憔悴地离开了桑飞燕的院子，随即各种天材地宝不要钱似的一箱一箱往里送，这是在告诉府里的下人，桑飞燕是他桑楚青手心里的宝，谁也轻视不得！

当桑飞燕在紫兰的搀扶下到福寿院给滕氏请安时，所有人都明白，这位四小姐重获自由了。

十一月三十日，靖王府设宴。

滕氏携韩玉、桑玄夜、桑玥、桑飞燕、桑秋和桑丽一同赴宴。这是近三年来，滕氏首次出席宴会，打扮得十分隆重，身穿极品蜀锦做面、上好冰蚕丝做绒的褐色琵琶襟长袄，薄而暖，镶玉罗珠缀于袖口和下摆，举手投足间，珠光宝气，雍容华贵。

桑玥穿一件湖蓝色百褶裙，裙裾用足银线绣了几朵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浪花。上身是一件纯白色兔毛羽裳，绒毛柔和温暖，对襟处镶了三颗拇指般大小的菱形蓝宝石。

当楚婊看到桑玥最终选了这套裙衫赴宴时，眼底除了惊艳还有一丝赞赏，她一共送给桑玥十套裙衫，这一套不是最贵的，却是最贴合桑玥气质的。

楚婊吩咐樱桃将她叫到摄政王府的席位上。开什么玩笑？这么多王公子弟，儿子又不在，她可得把桑玥看紧了！

桑玥一坐下，楚婊就拉过她的手，开始向各位宗亲介绍，那语气那神态，只差说“这是我家拓儿的女人”了。

桑玥扶额，楚婊真不是一般霸道，这是在变相地毁掉她的名节啊，全南越都知道慕容拓喜欢她，她如今又与楚婊把臂同席，今后怕是无人敢上门提亲了吧！

楚婊一边打着心里的小九九，一边思忖着等儿子回来要怎么向儿子邀功，如此，脸上的笑容又灿烂了几分。

当虚席渐渐被赴宴的宾客填满时，一道纤尘不染的白色身影款步而入。他一